

如果不是有一天，我在我的地下室

T

L

TUMULT

T U M U

动荡

亲历20世纪
60年代运动

惊讶地发现一些东西的话，

我将一直保持我自己固有的顾忌……



[德] 汉斯·马格努斯·恩岑斯贝格尔 著
姚月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T

U

M

U

L

T

动荡

亲历 20 世纪
60 年代运动

[德] 汉斯·马格努斯·恩岑斯贝格尔 著
姚月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动荡 / (德) 汉斯·马格努斯·恩岑斯贝格尔著;
姚月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书名原文: Tumult

ISBN 978-7-5399-9796-4

I. ①动… II. ①汉… ②姚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7006号

Tumult

©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4.

All rights reserved by and controlled through Suhrkamp Verlag Berlin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 动荡

著 者 [德] 汉斯·马格努斯·恩岑斯贝格尔

译 者 姚 月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
特约编辑 王 琳

文字校对 孔智敏

版权支持 张晓阳
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装帧设计 张颖颖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84千字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796-4

定 价 36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推荐序
“动荡”的时间简史

向以鲜

1956年5月13日：玛莎父亲法捷耶夫自杀

读完姚月所翻译的汉斯这部年代回忆录或局部自传《动荡》，我的心真的动荡起来。

从哪儿说起呢，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位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（Rainer Maria Rilke），他在诗作《严重的时刻》（陈敬容译）中写道：“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/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/ 在哭我 /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 /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/ 在笑我 /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/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/ 走向我 /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/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/ 望着我”。

此刻即这一刻，亦即任意一刻；谁在世上某处死！

那就从“此刻”说起。

就从《动荡》女主角玛莎（玛丽亚·阿莱克桑德罗·马卡洛娃）的父亲法捷耶夫说起。

由于特殊的地缘及政治原因，中国人对于苏俄文学的了解，尤其是近现代的苏俄文学，有时远胜于对本国文学的了解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，大多能如数家珍地罗列一大批苏俄的作家和诗人：契诃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高尔基、肖洛霍夫、马雅可夫斯基、奥斯特洛夫斯基、富尔曼诺夫、绥拉菲莫维奇等，随口就可以举出一大串。在这些辉煌名字中，小说家亚历山德罗维奇·法捷耶夫（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）可能不是最明亮的，但却是最沉重的。人们对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（原名《十九人》）和《青年近卫军》耳熟能详，尤其是后者，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。

表面上看来，法捷耶夫的写作相当顺利，他是斯大林时期的风云人物，从20世纪30代开始，一直处于苏联文坛的核心地位，担任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（拉普）领袖，同时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、最高苏维埃代表、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。就是这样一位拥有显赫地位和名声的作家，却在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决然走向毁灭——1956年5月13日，法捷耶夫饮弹自尽。这样的惨烈结局，似乎应了鲁迅那句话：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

法捷耶夫的死，死于良知、压抑、觉醒和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。他的光芒和黯淡都来自斯大林们（包括赫鲁晓夫）所代表的苏

联政治生态。法捷耶夫虽然身居要津，却常常处于服从与背叛的剧烈内心冲突之中：他热爱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，却又不得不接受苏共中央的决定，一方面批判他们是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不问政治，无思想性，脱离人民群众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又认为他们的诗歌才是“真正的诗歌”。这种心灵的煎熬所带给作家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，法捷耶夫几十年来，一直生活在焦虑与恐惧之中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我怕两个人——我的母亲和斯大林，又怕又爱。

法捷耶夫自杀之前曾留下遗书，但这封遗书并没有在他辞世之时公之于世。直到34年后，也就是1990年，法捷耶夫的遗书才为世人所周知。从中，我们知道了当年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极力否认遗书的存在。法捷耶夫在信中呜咽地控诉：“我终生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自负而又无知的党的领导人扼杀，现已无法挽救。那些靠伟大列宁学说起家的暴发户们使我彻底丧失信心。即使他们以列宁学说发誓，也使我难以信任，因为他们可能比暴君斯大林干出更坏的事来。作为作家，我的生命已失去任何意义。在生活中我遇到的是卑鄙、谎言、欺骗与诽谤，因此我犹如从邪恶中渴望得到解脱那样乐于结束人生。”在遗书中，法捷耶夫请求人们把他埋葬在母亲的墓旁。但是，作家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也没有能够实现：国家把他裸露着可怕枪洞的尸骨，埋在了新圣女修道院陵园。

从《动荡》中，我们知道了法捷耶夫自杀的具体地点。汉斯在第二章“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”中提及了上述遗书：“法捷

耶夫是严重酗酒者，在赫鲁晓夫的一次重要讲话后，他在彼瑞德基诺的一栋达恰中自杀。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指出了朱加什维利的罪行。他的遗书不是写给他的妻子或他的子女，而是写给政治局的。这样一个人的想法，甚至在俄国也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。”达恰是一种俄罗斯乡间小别墅，彼瑞德基诺位于莫斯科西南面，距市中心约20公里。法捷耶夫的自杀地点具有某种象征性。汉斯为我们描述了彼瑞德基诺居住区的特殊意义，这儿可不是寻常之地：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住在法捷耶夫的旁边。

“马克西姆·高尔基曾经在30年代将这整个地区交给作家协会的物业管理机构文学基金会。他下令在这里为他的作家们建造50多栋避暑山庄。因此，许多著名的作家有了占地几平方千米的、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家。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团，这也只有在俄罗斯才可以想象。在这里是会感到宁静，还是危险呢？在这里西蒙诺夫、费定和柴可夫斯基等家庭与持不同政见者隔墙而住，那么你能更好地工作，还是你会被更好地监控呢？那个开枪自杀的糟糕的法捷耶夫——玛莎的父亲，在他的房子边上的别墅里，帕斯捷尔纳克正生活和工作着，直到六年前去世。今天，还有很多人去他的别墅和坟墓朝拜。当你站在花园篱笆旁，你仿佛就站在朝圣的路上，沉默片刻，然后继续出发。《彼瑞德基诺》，一组帕斯捷尔纳克在1941年发表的诗，见证了他与这个地方的亲密关系。”

就在这儿，就在此刻：1956年5月13日，法捷耶夫扣动了扳机。

汉斯诗中也曾无数次提及“此刻”，他在《埃内斯托·格瓦拉》（姚

月译，选自《比空气轻》)中写道：

死亡在继续。此刻

他找到了伴随他直至生命结束的仇敌

1991 年秋天：法捷耶夫女儿玛莎自杀

在我为姚月所译的汉斯 50 年诗选《比空气轻》所写的序言中，我曾指出：这位出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髦耄老诗人，在现代德语写作中，具有重要地位。按照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说法，汉斯是“德语世界的鲁迅”。纵观汉斯的生活经历，我认为有两个时期至为关键：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一个是 20 世纪 60 年代。这两个时代，对铸就汉斯的思想及诗歌品格，发挥着本源性的影响。汉斯骨子里的批判、叛离、反讽与出离，均与之息息相关。对战争、对纳粹德国、对制度或人性之恶的迷惑与反思，是汉斯诗歌精神的支柱。而作为 60 年代的社会变革与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，汉斯的身份显得扑朔迷离：秘密共产主义者、马克思主义学者、革命者、诗人、出版人、俄罗斯少女的热爱者、世界漫游者，还有好多。这些复杂的身份，都可以在汉斯的诗歌中，找到神秘的化身或投影。有时候，我甚至怀疑，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汉斯，本质上更像是一个革命家或改革者，他的诗歌中，有着强烈的政治幻觉。无论是写甲壳虫的《往事》，还是写革命者的《米哈伊尔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巴枯宁》，我

们都能清晰地看见，活在老汉斯内心深处的英雄，都是具有革命人格的人。

由德国知名出版机构苏尔坎普出版社（Suhrkamp Verlag GmbH und Co. KG）所推出的这本汉斯力作《动荡》，主要回顾了汉斯60年代的动荡生涯，并完整地呈现了1967年至1970年1000天的柏林革命，其中，也包括大量的1963年至1966年的各种文字。那是一段近乎疯狂的岁月，激动人心的日子。

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年代，全世界流行着一种几乎是不约而同的“左”倾思潮，如同汉斯在回答《明镜周刊》记者罗塔·冯·果日斯提问时所说：那个时期很混乱，不仅在纸媒上，现实也很混乱。越南战争，议会外反对派组织（简称APO），红色高棉，尼克松访问中国，布拉格之春。此外，还有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及五月风暴，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等。而且，汉斯不仅是那个动荡年代的见证者，也是其中很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。

那是充满理想与暴力、青春与混乱的年代。

对汉斯个人来说，无疑又是壮丽和痛楚的年代。他与苏联恋人玛莎的故事，则是壮丽和痛楚年代中所绽放出来的最夺目、最伤心的光芒。

从《动荡》中，我们知道：

玛莎的姓氏：玛莎全名是“玛丽亚·阿莱克桑德罗·马卡洛娃”。玛莎的母亲是犹太诗人玛格丽塔·阿利格，为什么玛莎不姓阿利格，而名字是玛丽亚·阿莱克桑德罗·马卡洛娃呢？玛莎母亲玛格丽塔·阿

利格的首任丈夫是作曲家康斯坦丁·马卡洛夫·拉基京（1941年于前线阵亡）。玛莎的姓正是来源于马卡洛夫。

玛莎的眼睛：一双大大的、有穿透力的、成熟的眼睛闪着绿色的光，手很细嫩。吃饭的时候她略显不安，而且像只兔子那样只吃了几片生菜叶子。她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，不过她会说纯正的、迂缓的、似乎是跟着唱片学来的英语。我觉得她妖娆迷人。她那鞑靼人颜色的眼睛是遗传了法捷耶夫：迅速变换在金属灰和绿松色之间的闪光的蓝。

在法捷耶夫自杀的35年后，1991年的秋天，法捷耶夫的女儿玛莎自杀。

汉斯与玛莎的时间简史

（1）1966年8月27日，炎热的夏天，汉斯从奥斯陆经过斯德哥尔摩到达莫斯科，住北京饭店，见到了高尔基。三年前，汉斯还见过赫鲁晓夫。

（2）1966年8月29日早上7点，汉斯飞往巴库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和平大会，“有几百名作家：印度人、阿拉伯人、非洲人、印度尼西亚人，其中有很多同志。中国人显然没有被邀请，或者是他们拒绝参加”。

（3）会议中，汉斯与玛莎母亲玛格丽塔·阿利格邻桌，在一次晚餐中汉斯认识了阿利格的女儿玛莎。其时，汉斯36岁，玛莎23岁，

正攻读美国文学。

(4) 1966年9月，两人在巴库坠入爱河：“玛莎显然觉得很无聊，于是我建议，我们应该逃出会议马戏团，去城里散步。这个九月的天气出奇的热。尽管在每个街角都有冰激凌和格瓦斯卖，但玛莎知道更好的去处，于是我们坐在了沙滩大街的咖啡店。一个俄国女人和一个德国男人就这样在阿塞拜疆用英文闲聊着。”

(5) 1966年9月18日，汉斯在游览了俄罗斯一大圈之后，返回莫斯科，再次与玛莎相聚，并前往彼瑞德基诺的达恰（十年前法捷耶夫自杀于此），然后汉斯前往格鲁吉亚的第弗利斯。

(6) 1966年9月30日，汉斯再次返回莫斯科，告别玛莎。

(7) 1967年3月，汉斯又一次来到莫斯科，与玛莎至彼瑞德基诺，旧地重游。

(8) 1967年6月20日，汉斯与玛莎在莫斯科完婚，登记处相关条目是1967年6月20日的案卷第5663号。登记地点——莫斯科市婚姻登记处。

(9) 在1967年6月紧接着的周二上午，玛莎从莫斯科坐卧铺火车来到柏林，这对异国新人终于拥抱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，二人驱车前往汉斯在福莱格街上的家。但是，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人意料：第一天就演变成一场灾难。汉斯写道：“她（玛莎）嫉妒，并不只是因为爱情，而是所有的一切：我的工作、我的语言、我的房子，她觉得这房子里有可怕的鬼住着。她并没有如她所想要的那样，开始新的生活，而是被困在了一个陌生的海岸。对此她根本没有思想准

备。一旦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独处，那就不允许其他人再进入。我不得不认识到，她爱的怒火离暴力行为不远了。”之后，两人又回过莫斯科。

(10) 1967年10月，汉斯与玛莎来到美国的康涅狄格州，并在米德尔敦住了四个月。玛莎想写一部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先锋派著作，但进展不顺利。“玛莎是流离失所的人，但也生活在铺着软垫的天堂中。她也同样不喜欢住在美国，于是我们陷入了新一轮的分歧。”

(11) 1968年1月，汉斯在家园大道收到一封贴着古巴邮票的公函。发件人是在哈瓦那的一个部委。二人决定一同前往古巴，由于“美国政府宣布了贸易制裁，所以没有从纽约飞往古巴的飞机。去墨西哥还必须有一个签证。从那里只有一班去岛上的航班，乘坐古巴航空的老式的伊留申飞机”。在哈瓦那，他们见到了卡斯特罗。

(12) 1971年夏天，汉斯与玛莎分手之后，玛莎的母亲曾致信汉斯。汉斯在海格特为玛莎购置了一个公寓，汉斯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

(13) 1979年，汉斯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玛莎。

(14) 1980年，汉斯与玛莎离婚。

(15) 1991年秋天，在母亲生日前一天，玛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“她不是第一个她母亲失去的孩子，她的姐姐塔尼娅在她之前很久，在1970年，就死于酒毒性谵妄。”《明镜周刊》记者罗塔曾提问：“您说：‘我要自责，因为我没有理解，我曾经爱过的人是怎样危险的人。’

您没有能够拯救她，而她是想要从恶魔中被拯救的，这件事您自责过吗？”汉斯回答：“尽管如此，我也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遗憾，否则这将是慎重和愚蠢的。”记者又问：“您还为她伤心吗？”汉斯回答：“每个女人，只要她曾经与我有过亲密接触，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，我都不会糟蹋。每一个女人都有特殊的一面，否则就是我们的能力不够。在与这些女人的接触过程中，都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产生。人们总是在恋爱的过程中学到一些一个人不能搞明白的事。要感谢他们的女人们。”

（16）1992年8月，玛莎自杀一年之后，玛莎母亲玛格丽塔在彼瑞德基诺（又是这个地方）的米舒林那茨街道去世。

（17）《动荡》最后一句：“这疯狂的爱是一场战争，没有败者，也没有胜者。”

2016年11月25日：菲德尔·卡斯特罗辞世

在汉斯85岁生日前夕，德国《明镜周刊》发表了记者罗塔·冯·果日斯关于汉斯的专访《迅速离开》。罗塔将汉斯与尤尔根·哈贝马斯、君特·格拉斯、马丁·瓦尔泽一起称为德国现代四重奏：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的哲学家，格拉斯是正直的社会民主主义者，瓦尔泽是语言尖锐的旁观者。恩岑斯贝格尔是谁呢？罗塔的结论是：他显然是在这四重奏中最灵活、最潇洒和幽默的，不顾后果

的纨绔，没有责任感的游戏者。他是诗人，在1957年第一本诗集出版时就成名的诗人。他的诗放弃了句首第一字母大写的习惯。他穿黑色高领毛衣和格子西装。70年代，当时还是共产主义者的他，是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。他出版了著名的杂志《指南》，为全国各大报纸写评论文章，他的弟弟乌尔里希是“第一公社”的发起者。恩岑斯贝格尔也积极参与各种活动。他是一名德国的革命家，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。至今，他的敌人和朋友还会惊讶他不断改变的立场。

在一个世界性动荡不安的年代中，汉斯所经历的一切，如同一个时代的标本或切片，同时也是一面镜子，所折射出的一切，对今天，对未来，都具有相当大的参照价值。一个世纪老人，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真实，这种勇气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在这段动荡的时间简史中，我们不仅能触摸到世界变革的脉搏，也能听见汉斯热烈的心跳。

在西方知识分子中，汉斯是少有的，曾经深入接触和了解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（尤其是苏联和古巴）的人，并以此对著名女性思想家汉娜·阿伦特（Hannah Arendt）的一些言论提出过质疑。显然，汉斯有着自己独立的观察和认知。汉斯不仅是一个诗人和作家，也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政治活动家、思想家和社会学者。他身上流淌着古老而又新鲜的、集诗意与哲学于一体的日耳曼血液。

2016年11月25日，菲德尔·卡斯特罗辞世。离汉斯第一次在古巴见到卡斯特罗，已整整逝去了48个春秋。

一切事物，只要和时间联系在一起，就先天被赋予了“动荡”的生命。正如汉斯所说：“你想要得到的回忆，只能采用一种形式：拼凑记忆。只是，我应该怎样将主观和客观的动荡区分开呢？”

——2016年冬天于成都石不语斋

目录

CONTENTS

推荐序『动荡』的时间简史 向以鲜 001

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 001

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 031

二〇一五年 前提 097

一九六七至一九七〇年 回忆动荡 101

一九七〇年 此后 235

一九六三年

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